

贈閱

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

本刊向社會各界發行

# 星期評論

劉英士主編 第二期 每冊零售一角

## 嚴防敵人盜鐵

鋼鐵是現代戰爭中最主要的資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的敵國，正是一個資源最缺乏的國家。根據國際專家研究，近代戰爭所必需的鐵產品三十種中，敵人能夠自給而且還有剩餘可輸出的，只有六種，其餘二十四種，都要仰給于外國。方龍鋼用。鋼鐵是敵人最缺乏的二十四種鐵產品之一。在我們抗戰這幾年內，敵人鋼鐵原料的來源，大半是仰給于美國。現在美國對于這些製造鋼鐵的原料，開始禁運了。敵人在受這種打擊之下，一定要加緊盜取我國的鐵砂，以爲補償之計，這是我們目前所最要嚴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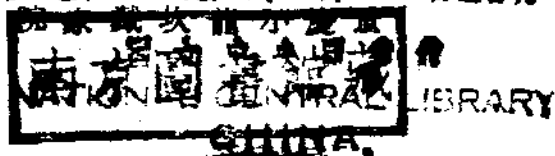
鐵砂是製造鋼鐵的主要原料之一。在一九三五年，敵人國內鐵砂的生產不過五十萬噸，但從國外輸入的却有三百四十萬噸，其中有一百三十餘萬噸，是由我國運去的。當時實業部覺得這個數目太大，有加以限制必要，便制定了一種辦法，規定每一售砂的公司每年可以出口的数量。一九三五年，就是抗戰開始的那一年，實業部規定漢冶萍公司的最高出口數量爲五一四，七一〇英噸，裕繁公司爲一五〇，二三〇英噸，福利民公司爲一九〇，六四二英噸，寶興公司爲一三九，八二三英噸，德華公司爲五〇，〇〇〇英噸，總計爲一，〇四五，四〇五英噸。以上這些公司，除漢冶萍外，都分散在安徽的當塗與繁昌兩縣。湖北除漢冶萍公司辦的鐵礦外，還有省政府所有的象鼻山鐵礦，每年出產鐵砂，多時二十餘萬噸，少時也有四五萬噸。這都是在長江流域以內的。在察哈爾還有龍烟鐵礦，在抗戰以前，雖然尚未出砂，但其礦場的設備，已經略有規模。敵人希望本年內能將龍烟取得數十萬噸鐵砂的供給。以上這些區域，都已被敵佔據，假如我們不速設法破壞敵人的企圖，那麼敵人在以上這些地方，每年想盜取鐵砂二百萬噸，并非不可能的事。

我們能夠容許敵人實現這種企圖嗎？

不！我們當然不能睜閉了眼睛，讓敵人在我們的領土之內，盜取作戰的資源，製成飛機，大炮，軍器和彈藥來殺害我們的同胞。我們應當展開大規模的經濟戰。以後這一方面的戰，不只是查禁敵貨，不只是禁運敵貨，還要更進一步，在敵人佔領的區域內，破壞敵人一切榨取我國資源的企圖。我們的正規軍和遊擊隊，應當與當地民衆配合起來，把這破壞敵人鐵礦工廠的工作，看作最重要的一種。我們要在大河，大湖，大港，繁昌和宜化，嚴密的注意敵人盜鐵的行動，一定要用各種方法來使這些地方的鐵砂，不要有一粒流到敵人的手裏去！

(吳景超)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評論社出版 設市審證字號三五八號



### 悼小張伯倫

十一月十日倫敦路透電：英國前任首相張伯倫於昨晚在私寓死亡。

張伯倫是個「懂閃電戰術的政治家，其所主持之談話以策貽誤世界大局不小，然而我們聽到他的噩耗，一樣表示哀悼，而且是特別深切的哀悼。

維多利亞時代遺留下來的傳統政治作風，早經愛斯美之失敗而消逝，今因小張伯倫之辭世而死，更速趨於寂滅了。我們這維多利亞時代的老張伯倫，回想愛德華第七與喬治第五時代的大張伯倫，越加顯出那位剛離我們的正人君子表示憤懣。

時代決不等待遲進的人，我們悲痛那位遲進的人！小張伯倫的一生，只在誤解「安全第一」為「穩健第一」，然而現在活著的人，有幾個不以穩健為安全之手段？

當一個人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以後，能夠奮發以死，這尚不失為有廉恥，有氣節，且有人格！我們雖不佩服小張伯倫晚年的政治措施，却很佩服他的最後一死！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大英帝國有一小張伯倫，還是可資矜耀的。(英)

### 應有以慰畢德門之靈

十一月十日華盛頓合衆電：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於今晨零時三十分，因患心臟病，在華盛頓頓村醫院逝世。

畢德門是中國之友，自從白銀問題以至現在的抗戰，他始終是表同情於我們的。我們在未臨運送遺體以前，遺失這遺體一個良友，哀痛之深，只有自己覺得！

「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現在追悼良友，無話可說，只有想念他的最後遺言——

「大國外相發表如此驚人好戰聲明，在最近尚屬罕見，荷新聞電所傳果確，誠屬不幸！我人固悉松岡之聲明以後，可知日本無意使用和平方法以建立其所謂「東亞新秩序」。松岡蓋以誤解我國之和平主義。美國之和平主義，誠欲竭盡一切不遺餘力之努力以促美國趨於戰爭之外，但美國決不願成爲慕尼黑黑姑息主義之罪人！」

「報聘而已」 誰能泱泱大國願爲慕尼黑姑息主義之罪人？我們如果「把「國際強盜」一律打倒，我們誠無以慰亡友畢德門之靈！」(英)

### 報聘而已

爲了報聘，莫洛托夫同志於本月十日趕赴德，十四日返返蘇聯，各通信社對於此行使命，莫不帶「想像的揣測，然而報上却不見有塔斯社的詳盡消息。

我們在未得正確消息以前，不願妄加論列。我們祇願乘此機會，鄭重指出：蘇聯是個力保和平的國家，莫洛托夫同志是一執行和平政策的大外交家，所有一切國際間諜而得意忘形之表現，均屬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抑應置之不理。(英)

### 訂閱與代銷

本刊由中華文化服務社編家運售，凡欲訂閱或代銷者請就近與中華文化服務社或各地分社接洽。本刊零售每冊一角，任何書店代銷，不準託詞加價。如有奸商誇奇，務請從廉對付。  
訂定三月一元二角，半年二元四角，全年四元八角。郵票代幣，十足通用。香港以港幣計算。  
爲便閱者保存起見，本刊特印白報紙本千份，定價每冊二角，欲訂購者請逕向廣東小園坎家院本社接洽。

### 投稿簡約

本刊編輯宗旨在健全中國凡由瞭解「信仰」由信仰而力有三民主義之同志，各處民國父遺教，以期樹立締造新民族國家之中心思想，故無所謂特約撰述或幹事之類，而將大門戶，歡迎投稿，隨訂隨約如下：  
一 凡使大家得有發言機會，來稿務請力求扼要。如有特別豐富之內容，要點亦可接受，但將打折扣，以示限制。  
二 來稿一經接受，即即致謝，每千字暫定五元至十元。其有慷慨賜酬，以裕本社經費者，自當特別致謝。若荷預賜代購約建國儲蓄券或獻金數額，尤願欣然照辦。  
三 編者對於來稿，除修正筆誤與加脫漏外，或常感不刪或必要，雖用吃力並不討好，而猶不敢以此卸責。若誠認爲不可辭忍，下次可勿賜教，以求極全。  
四 承惠大作，無論可用與否，感情莫不心領。如有必須刪愛之稿，自當完壁歸趙。其有願賜代付字號者，請先附註聲明。  
五 編者認爲佳稿，妨礙珍貴，投稿者若已獲得應酬，請勿催發，以公稿。  
六 稿請寄廣東小園坎家院本社。

# 民主主義的危機

王季高

美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參加世界大戰時所標榜的口號是「爲民主政治的安全而戰」。當時民主國家所感受的威脅，實不過是衰落中的舊式專制之體；這種威脅，可以說距致命的打擊還是相差很遠。可是美日參戰的結果，竟出意料之外：民主政治雖然由於德奧兩帝國之崩潰，擺脫了舊威脅，而因世界大戰的孕育，共產革命竟於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在俄國成功，墨索里尼也於一九二二年十月很順利的開進羅馬，這樣一來，反使原來很安全的民主政治，進退維谷，左右爲難，陷入了共產黨與法西斯運動夾攻中的局勢。

法西斯運動雖然同共產黨一樣，可給民主政治以威脅，但是它的成功，究比俄國革命遲了五年，而且當時它所表現的全是行動，根本缺乏一套以擊民主政治的理論，尤其是無提倡世界革命的主張。因此，獨倒領導的民主國家，在大戰告終以後所採取的外交政策，一貫的是在反共反俄的大前提下，建樹起集體安全制度。它們對於法西斯蒂的意大利，不特不加防範，反而打成一片，且思利用它作一座反共的堡壘。

巴黎和會以後，世界各國，因爲英美法等國的倡導，採取了孤立蘇聯的政策，却也確實享受了一度的國際和平。不過月圓易缺，好夢難長，那幾多少政治家苦心經營始告成立的集體安全制度，竟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因爲狂妄的日本發動滿洲事變，而致宣告破產。事實上，日本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用武力來攫取東北四省，一方面固在利用歐美之陷於經濟恐慌，以及我國遭受長江水災的時機，同時也是因爲英法等國有其防蘇反共的國策。日本的意思是：如果它向東北進兵，英法必將藉此利用日本形成包圍蘇聯的遠東一環，故而表示默認。果也，美國外相西門正中其計，拒與美國採取平行辦法，制裁日本，甘心鑄成天下之大錯，法國亦隨之。因此國聯除了派一調查團外，別無作爲，而孤掌難鳴之美國，亦祇能夠消極的對日僞滿指定不承認主義而

已。西門此舉，不徒有損中國之權益，有礙中英邦交上之睦誼，且於無意中揭開了種種國家大規模向外侵略之序幕，致使世界局勢，陷於極度之不安，集體安全制度破壞無遺，而大英帝國亦隨時輪之運，逐漸的自食其報，幾至嗚呼哀及。

在民主國家中間處於領導地位的英國，不徒對於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此時缺乏正確認識，就是對於阿比西尼亞力已經相當龐大的德國也尚予以扶植，藉以抵抗方執歐陸土耳其的法國。希特勒就是利用這種局勢，於一九三〇年取得國會下院六分之一的議席，旋復很快的搶奪政權，卒於一九三三年一月登台，半年之內就把反對黨派取締殆盡，故得享有充分的自由與時間，整理軍備，以求對外一逞。英國前任首相鮑德溫曾經說過，英國的國防前線是在萊茵河；美國現任總統羅斯福也曾講過，美國的最前哨是在萊茵河岸。根據這種說法，萊茵河可以說是劃分極權國家與民主國家的鴻溝，如果各不相犯，彼此即可相安。可是歷史上的奇蹟是：新興的第三帝國之向外發展，偏偏是從萊茵河起。假使英美法等國能於德國強佔萊茵河非武裝區之時，施以相當的制裁，那末歐洲的局面，決不至於每況愈下，奧捷波丹挪威比盧等國不致都被征服，有守民主國家第一道大門（萊茵河）的法國，更不致以一等強國，遭行崩裂。英法美等國不此之圖，反而對於自身既得權利，絕不放鬆，如過極權國家之挑釁，甯肯犧牲他國以求妥協。因此，萊茵河區之被佔領，英法所顧慮者，已非萊茵河區，而爲奧國之安全。奧國被征服後，彼等所顧慮者，又是已非奧國，而爲捷克之安全。捷克蘇台德區受威脅時，彼等更不惜壓迫捷克聽受德國之宰割，而由英法德意成立慕尼黑協定，以保障小捷克或新捷克之安全。英法這種作風，正合了極權國家向外侵略之口味，故而英法愈是表示妥協與讓步，它們的氣燄愈是增高。而極權國彼此之間，又互相觀望，互相

鼓勵，結果是德國祇求民族復興者，進而欺凌其他弱小民族；意國原僅欲復四十年前敗於阿比西尼亞之仇者，亦竟敢向亞陸染指；日本初僅欲用蠶食方法以亡中國者，更敢大膽改用鯨吞方式。當此之會，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自應改弦易轍，以資應付。因之，遠在希特勒上台後之翌年，彼等即激蘇聯加入國聯，而法蘇締結互助公約，英法亦訂軍事同盟。至此，英法蘇三國間之聯繫，僅欠英蘇兩國密切合作之一環。法國有鑒及此，竭力從中斡旋，故在歐戰發生之前夕，英蘇兩國間曾舉行外交談判，而雖無所成就，然而德意之與英法一時不即開火者，未始非因蘇聯的態度尚未表示明顯。不然歐戰之爆發，用不到等至去年九月！

英法兩國對蘇關係，自希特勒上台之後，逕自好轉，故其利用日本以控制蘇聯之作用，隨着懸懈。所以前此日本侵略我國東北之時，雖曾獲得英法之默認，而於一九三七年七月發動盧溝橋事變之時，英法便與蘇聯一致，同時對日本表示不滿，而日本遂自陷於外交上之孤立。爲求國際上之聲援，侵略國家亦有尋求與國之需要；因此，德日兩國，即在英蘇談判之際，亦有軍事同盟談判之舉，然其結果，則一如英蘇談判，最後竟告失敗或擱淺。從蘇聯的立場來看，自西班牙內戰爆發時起，即應法蘇互助公約締結空言，毫無效力。等到捷克問題發生，英法德意四國締結慕尼黑協定以保歐洲和平，蘇聯竟未與聞，這使它對英法的友誼，不能不生疑問！去年夏季，英國與蘇聯進行談判，然所派代表既非張伯倫首相本人，又非其政府要人，而僅爲一外交部司長，且在談判條件時，英國又不願作任何重大讓步，故兩國談判，終無所成，殆亦勢所必然。在日本方面，自從大規模的侵略戰爭開始以後，經過兩年餘的殘暴屠殺，而戰爭猶無結束之望，少壯派即不復可忍，想擊鉞而走險。欲藉聯德以求速決，然而老成派則力持慎重，不願拉攏一個遠水難救近火的德國，以期罪於控制海洋而於遠東保有重大利益而英法美三國，所與德日同盟，雖則幾經磋商，而卒歸於泡影。由於英蘇談判與德日談判之失敗，國際局勢突然逆轉。原來積不相能的德蘇同盟，竟爲利害關係所迫，相率放棄主義爭執，而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

於去年八月下旬成立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德國至此遂無後顧之憂，乃敢進兵但澤與波蘭，直向英法挑戰，而英法則因事先允允保羅波羅希士等國，不得不超應戰，這與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之成立，相隔不兩旬日。於此，我們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關鍵。即在此時以前，民主主義所受威脅，或爲極左之共產主義，或爲極右之法西斯主義，然兩者之間，即在表面上亦從未妥協。從天戮力同心以對民主政治實施攻擊。但自德蘇攜手以後，情勢就大變。共產主義之蘇聯與法西斯主義之德國，在政治理論方面，雖仍相隔懸殊，而於外交方面却可沆瀣一氣！民主政治之本身，至是遂遭着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歐戰之發生，雖足表現極權國家與民主國家之衝突，然而當時民主政治被極權主義之美國，猶未直接參與，而彼向與德意勾通之日本，因德蘇與蘇聯攜手，見棄於德，故亦態度曖昧，不即加入。戰爭之舞台，因此限於歐洲，而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雖有空前劇烈之衝突，猶未可以「全武行」算。但在戰事發生以後，德國運用閃電戰術，居然能於短時期，各個擊破丹挪荷比盧等國，而大軍西指，直陷巴黎，英軍且救不暇，仰恃海軍之力，撤回本國，而對多年同盟之法蘭西民族，不能施以救助，使之匱乏亡國滋味。民主政治之最前線，原在萊茵河者，亦即隨同移至英吉利海峽，而負守衛前線之責任者，今竟輪向一向在那歐洲外交史上運籌帷幄之英國！方此之時，以國文同種而又同時實行民主政治之美國，如仍坐視不救，則不但盎格魯薩克遜族有被壓服之可能，就是民主政治，亦將宣告死刑。實際上，自從法國崩潰以後，在美國，孤立派的勢力，雖仍存在，但一般人民則與羅斯福總統早已同感唇亡齒寒，後患堪虞，對於邱吉爾之英國，即不惜進一步的加以積極援。然而德國若破釜沉舟，不顧一切，一方面以大量回潛艇襲擊區於中立地位向美運輸糧食，復乘英倫夏季未到海峽波濤大興之際，利用大批飛機，掩護無數小艇，向着三島登陸，那末，勝敗之數，猶未可知。但是德於戰敗法國之際，軍事上固須調整，外交上亦多顧慮，不敢輕舉孤注，所以三數月來，雖欲運用閃電戰術以征服英國，而彼希特勒之鐵蹄，仍有限於歐陸，至英吉利海峽，則不能越雷池一步。其影響所

及，即爲瀕於危殆之大英帝國，已漸能自掙扎，而一鼓而氣之德國，反在大勝利後，感覺彷彿，不知如何措手才好！剛巧日本在華，此時亦隨而滅，近衛二次上台以後，自知無力自援，故屢求友。切盼外來援助，希特勒乃舉德意日三國同盟，而德意日三國同盟，卒於九月二十八日在柏林簽訂協定，成立軍事同盟。該盟約除對抗戰中的中英兩國表示敵對態度外，明文規定其對三國中之「任何一國，與蘇聯間現存之政治地位，並不發生任何影響」；反之，對於美國，則以其爲假想敵，彼此保證：簽字國之一荷被攻擊，則「彼此應用政治經濟及軍事各種方法，互相援助」。具有此項條款之三國同盟，論其重要性，自以爲戰發生以後的第一大事；但就其內容分析，則不特與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同一氣味，而且更進一步，蓋法西新國家，已得蘇聯之諒解，而對已參戰及未參戰之民主國家，作一明文的正式掃蕩。這樣一來，現在歐洲戰爭，頗有變爲世界大戰之可能，而三國同盟之對世界大戰，正如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之對歐洲戰爭，外交條約之締結，實在就是戰爭序幕的揭開。至若德蘇對民主政治的影響言之，那末，三國同盟所予民主政治之威脅，實在是空前的，可以說是重大至無以復加。此後民主政治能否繼續存在於世界，全視它在一鑿千鈞之際，能否表示本身實力！

現在國際局勢極端嚴重，然而較之以前，却是明朗得多。民主的英美以及共產主義之蘇聯，處此環境，不應再示含混，而宜具有極遠大的眼光，從其本身利害關係以至維持世界和平之立場，尋求妥當對策。茲先就英美立論：則凡民主政治自世界大戰以後所處與時俱增之威脅，無一不是民主國家自身採取姑息與妥協政策孕育而成。遠之如西門拒絕與美國合作，以制裁日本；賀爾與賴伐爾計劃放棄對德經濟制裁；張伯倫推行所謂現實外交，犧牲捷克以和緩德國，致使蘇聯卒與德意接近，促成歐戰之發生。近之如英國繼續中國關稅收入於正金銀行，與交付天津中國存儲與日本之後，宣告漢緬公路禁運；而美國總統羅斯福亦竟宣稱門羅主義可於各洲分區實行，致令今日之日寇，敢於明目張膽，與德意勾結，藉三國同盟之締結而向英美挑釁。英美兩民主國，

獨已自食其報，陷於極端國家之夾擊，即應以法國爲鑑，儘早放棄姑息妥協政策，尤其是明白認錯：中國雖非所謂頭等國家，然在過去三年所進行者，就道義上說，確是頭等國家的戰爭；中國抗戰之主要目的，雖爲求生存，但同時也促進了世界和平；自三國同盟成立以後，抗戰的中國，在事實上已形成了民主政治在東亞方面的唯一堡壘，而爲英美兩民主國在其反侵略過程中間不可缺少的盟友，更顯而易見。由此言之，在英國方面，應在遠東即日推行與在歐洲完全一致的反抗侵略政策，繼續公路開放之後，更應加緊援助中國，以期消滅日寇對於印度澳洲以及南洋之威脅。至若美國，素寄同情於被侵略者，此時更應認爲極端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鬥爭，已至「你死我活」階段，而欲摧毀日本與軸心國在太平洋上及東亞方面之勢力，當然不能保持中道，因此，美國亟宜接受近衛與松岡之挑戰，先從太平洋上下手，以與極端國相週旋。日本自經中國抗戰三年餘後，已爲「國際強盜」中股額之一，其不堪一擊，當爲人所共見。美國如能先在遠東得手，絕其西顧之憂，轉而加緊援英，那末，德意雖屬頑強，也必有其就範之一日！

上文既論歐亞兩洲之戰爭，以及民主政治與極端主義之衝突，最後不能不道及橫跨歐亞二洲，實行共產主義之蘇聯。現在世界局勢，如前所述，雖屬極端嚴重，却已逐漸明朗化了，其所以加此者，即因蘇聯與等強國的外交立場，幾已完全確定，其猶疑於對任何集團者，只有蘇聯一國。蘇聯的外交，在三國同盟成立以後，究將往何處去，誰也不曾揣測，其最甚焉者，即爲日蘇兩國將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傳說。時人對此傳說，雖則不敢輕信，却已發了許多議論，茲特從蘇聯本身利害關係着想，對於此種未必可能的結合，稍加闡述，藉以寄語蘇聯。自從抗戰以來，蘇聯對我，向守善意中立，今當外交環境對我好轉之際，蘇聯自無與日締結互不侵犯協定之理。而且日本之「七七事變」以前，雖有可以威脅蘇聯之實力，但至今日，則因中國之努力抗戰已逾三年，一方面掩護了蘇聯的國防建設，一方面又使日本疲憊不堪，蘇聯宜可不愁日本再來危害它的安全。或謂蘇聯「與日本締結一個互不侵犯協定，因而使暴日胆壯，」（下接第一〇頁）

# 美國之遠東政策

王化成

十九世紀末年，各國在華爭取租借地及勢力範圍，以致美國遠東商務，日受排擠，國務卿海約翰乃於一八九九年九月六日照會英法德義俄日六國，主張列強在華機會均等；各國先後予以接受。但不久拳匪亂起，八國聯軍來華，大有乘機瓜分中國之勢。海約翰復於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二次照會各國，重申列強機會均等之則，並主張維持中國土地之完整與政治之獨立，以爲門戶開放之先決條件，均爲各國所承認。此爲四十年來美國對於遠東唯一不變之國策。

第一次歐戰中，日本乘機發展商務，建造海軍，復乘列強無暇東顧之際，向我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致使遠東均勢爲之破壞。歐戰以後，美國鑒於遠東局勢之不安與海軍競爭之日烈，於一九二一年召集華盛頓會議，成立五國海軍協定與九國公約。數十年來，國際間努力於裁兵縮備運動，當以此次爲最有成績。其所以致此者，實因遠東政治問題隨時得有解決。誠如美國前國務卿斯打生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致參議員波拉函中所言，美國之所以肯於放棄造艦計劃，以及接受關島菲律賓不設防等規定者，因有九國公約重籌遠東均勢耳。故海軍協定與九國公約，有此連帶關係。自有九國公約以來，門戶開放之原則，始有條約根據，並爲中國所接受。

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一十年之中，遠東方面太平無事，受賜於九國公約者甚多。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日人佔我東四省，使我華北，所謂之滿，門戶開放，美其名曰「建設東亞新秩序」，更藉此以爲取消九國公約之理由。英美反對最力。美國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英國於一九三九年正月十四日，分別向日本政府提出照會，謂遠東情勢確有變更，但均係日本非法違約行爲所造成，故決不能以此爲根據，而作廢約或修約之要求。美國對於遠東，不僅注意保護自身權益與維持條約尊嚴，尙有更基本之國際秩序問題在焉。是以一九三八年正月八

日，美國務卿赫爾致參議院函中，會謂中日糾紛爲一治亂之爭，將決定今後世界有無公道，有無是非，有無法治。故美國對於遠東之關切，不僅爲僑民與投資而已也。自中日事變發生以來，美日兩國主張各趨極端，早已水火不能相容。但美國因種種內外關係，對於暴日，未便用武力制止，故事事容忍，希圖委曲求全。及二次歐戰爆發，美國自顧不暇，美亦因欲集中全力以援英，不願復在遠東多事，故時有東方慕尼黑之議。乃日本急於南進，反以英美爲可欺，正式與德義成立三國同盟。至此，陣線分明，無再妥協餘地，而按華制日遂成爲美國今日一定不移之國策。試就美國近年採取之行動，即可見其態度之日趨積極。

(一) 不承認主義——一九三二年正月七日，美國國務卿斯打生正式通知中日兩國，謂任何條約，或任何既成事實，若與九國公約或非戰公約相反（包括中國土地完整與政治獨立），美國決不承認。其後國聯大會鑒於美國倡導在先，亦曾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通過議案：凡與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相反之既成事實，概不承認。數年以來，美國態度始終如一。將來中日事件結束之日，美國亦必堅持主張，決不致中途賣友，殆可斷言。此種不承認主義，在物質上，雖未見於我十分有益，但精神上則予我全國軍民以顯著之鼓勵，即對其他國家遠東政策之決定亦有重大影響。故此可以視爲美國對我之道德援助。

(二) 廢止美日商約——歐戰爆發以後，美國立即修改其中立法，將禁售軍火改爲現購自運，意在助英抗戰。但施之於遠東，則因我國無力現購自運，反對日本有利，於是國會中多有主張對日另案辦理者。但美日之間，自一九一一年起，訂有商約，日本美享有最惠國待遇，一旦禁運，恐有未便。其實則禁運係對日本違法侵略之報復，雖與條約相反可也。美國爲慎重起見，卒照該約規定，於一九三九年七月二

十六日正式通告日本廢止之；此項通告，六個月後發生效力。美國此舉，意義重大。第一，在此以前，英日正在東京會議，美國鑒於歐局日緊，不得已對日屈服，承認日本在華現有軍事行動，允許不作任何妨礙日軍之舉，日本正在得意洋洋之際，美國忽然宣佈廢約，無異當頭一棒，表示美國之對非法現狀，決不能如英國之輕易遷就。第二，廢約與禁運雖為兩事，但前者確能表示美國之決心，與有實施禁運之可能，日人若不懸崖勒馬，美國將不惜對日採取經濟制裁手段。

(三)對華貸款——自七七事變發生以來，美國對華貸款，先後已有三次，共計美金七千萬。以美國之富力及我國之需要而論，此種貸款之數量，殊嫌不足，並不算多。但其政治意義則至為重大。當廣州淪陷，武漢失守之時，敵人以為中國之屈服近在眉睫，甚至友邦人士，亦難免有觀望錯愕者，乃美國不先不後，適於此時予我第一大貸款，使我四萬萬同胞咸知抗戰雖經艱難階段，並非孤立無援，民情激昂，士氣奮發，敵人之狼子野心，終難得逞。今人皆知我方愈戰愈強，敵人愈戰愈弱，因素雖多，而美國於我應變緊急之際，放出第一大對華貸款，證明其對中華民國力能抵禦強暴之信任，引起世界輿論之普遍同情，實亦加強我國軍民之自信。即以最近一次貸款而言，適當三國同盟宣言成立之後，一方面固足表示美國不肯退出遠東之決心，同時亦使人知美國對於援華制日之必要已極明瞭。抗戰三年之結果，確切證明我國實得抵抗侵略之先鋒，宜為一般愛好和平之國家所共重視！

(四)對日禁運——美國雖不滿意於日本之對我侵略，然侵略者所用之資源，大多來自美國，彼邦朝野有識人士，久已引以為恥，故自敵軍入寇以來，即有對日禁運之舉。惟在當時，獨立派之勢力尚厚，而美國亦不願遽插入戰爭漩渦，故僅由國務院勸告出口商人，勿以飛機及其零件，鋼鐵，材料等供給日本。是為禁運之第一步。此項勸告，並無法律根據，僅可名之為道義禁運。但實行以來，成效亦頗著。其後美國政府復勸告出口商人，採取積極自運辦法，更予日人以打擊。最近藉口保留國防資源以備自用起見，又曾通下禁止飛機汽油及全部鋼鐵運銷日本之令。今後對寇對我作戰，將愈感覺缺乏資源，萬

一太平洋上發生大戰，則更無法應付矣。日人若不早日停止侵略，就棄南進，則美國必將對日施行範圍更大之禁運，甚至完全斷絕往來也。

(五)英美合作制日——自第一次歐戰以來，美國即以英法為其大西岸上第一道防線。此次歐戰爆發之後，美國雖名守中立，實予英法以各種利便。今法國戰敗，而美國援英抗德之政策仍舊，如飛機之供給，軍艦之出售，均足明示美國援英之決心。至對太平洋方面，美本不欲開罪日本，以免多方樹敵，無奈日本認爲有機可乘，竟與德意成立同盟，美國乃不得不以對付德意之態度對付日本，不得不以援英之政策援華。數年以來，美國常在遠東方面力與英法採取共同行動，今則高唱英美合作矣。例如分任大西太平洋兩洋防務，以及共同使用新嘉坡海港之類，雖未見諸條約，而默契之存在，已無可疑。此次英國不顧日方之恐嚇，毅然開放漢口鐵路，美國亦同時撤備，以防萬一，兩國之在遠東合作，未有過於今日者矣！

就以上所舉各端，即可以見美國態度之日趨強硬。民主國家之舉動，本東莫不週知，美國自體例外。但美國維護九國公約與反對侵略之決心，不因舉動遲緩而減色。美國昔日懷疑禁運，今則已付實施！昔日避免與英一致行動，今則高唱合作！昔日主張決不參戰者，今已認爲戰爭無可避免！數月以來，美國輿論已有顯著之變化，今移日人行動，殆將不易避免可怖之監視！

歐戰亟哀英帝國 王陸一

九百年間海宇吞 尙構籌其向天門  
王侯有例環封殖 奴隸隨恩怨夢魂  
太上情忘昨異帝 欠仲人語給孤國  
垂空射海如雲火 漸逼神靈棄雅言



# 三國同盟與蘇聯的遠東政策

張忠絨

自從德蘇日三國聯盟以後，歐亞兩洲的戰爭，業已打成一片，英美兩國的關係，亦日益密切。暴世的列強，無論其是否自願，在兩大陣營之中，現已不能夠不加入一方，只有橫跨歐亞兩洲的大國蘇聯的地位，似尚沒有十分確定。因此，英美德日三國現在都在努力爭取蘇聯的友誼。

在過去，德蘇英三國對於蘇聯的關係均非友善，而德蘇與蘇聯的關係尤為惡劣。但在了次大戰發生之前，英法兩國的外交當局過於忽視蘇聯，以致德國乘機獲利。於去年八月二十三日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歐戰既開，蘇聯終於維持中立，不參加任何方面作戰，而銳意保持蘇聯的和平與安全。

現時太平洋方面的大戰即將展開，日本派思效法德國，亦於大戰前夕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根據德蘇日三國同盟的規定，蘇聯若與日本發生戰爭，而日本認爲係被「攻擊」，德蘇二國並無援助日本的義務。因爲三國盟約第五條中固曾規定：盟約內「上述各款對於三國約國每一國家與蘇聯間現存之政治狀況，在任一方面，不發生影響」，而德蘇與蘇聯間「現存之政治狀況」固應以互不侵犯協定爲其基礎。但若蘇聯與德蘇發生戰爭，而德蘇二國認爲係被「攻擊」，則因日本與蘇聯之間，既尚未訂互不侵犯協定，日本就有援助德蘇兩國夾擊蘇聯的義務。這是不德蘇日三國有意利用盟約來壓迫蘇聯，以使蘇聯不得不與日本早日訂立一個互不侵犯協定？

日本新任駐蘇大使建川美次近於赴任途中，在長春發表談話，略謂蘇聯較爲聰明的政策，應與鄰近的日本維持友誼；却不應與遠離的美國爲對手。他又說：「蘇聯」疑的應當知道，蘇聯不能漠視日本海軍的力量，並且蘇聯若不於事先增進蘇日兩國間的關係，蘇聯將極難與美國繼續通商」。這是不是有意圖嚇蘇聯，使之不得不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

協定？再證之以德國的遣兵羅馬尼亞，我們更可看出德蘇日三國確實是有計劃的壓迫蘇聯，使與日本訂立協定。

中日兩國間戰爭的性質，與歐洲戰爭的性質不盡相同。這是我們友邦蘇聯所公認的。在中國過去四十個月的抗戰期中，蘇聯不僅對於中國表示極端的同情，而且在實際上，給予了中國以有效的援助。蘇聯並曾於中日戰事初起的時候，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與中國簽訂一個互不侵犯條約。該約第二條規定：「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締約國之其他一方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爲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

根據過去事實的證明，我們深信，蘇聯對於我們的同情與援助，在中日衝突的全部期間以內，決不至於中斷。即在「中日戰爭結束以後，中蘇兩國，我們希望，也必能夠永久維持友誼關係，共謀促進文明人類之幸福」。

至於蘇聯是否將與英國或美國締切合作，這是蘇聯的最高國策，他人自不便於置喙，雖然我們誠懇的希望，我們的友邦彼此間都能密切合作。關於日蘇改善邦交一層，我們的意見是：日本想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的企圖，若果實現，雖然蘇聯仍將繼續援助中國，但是中國終將難免不受其害。因爲在過去四十個月的戰爭期間，蘇聯對於中國的助益，不僅止於極端的同情與實際的援助，而其駐在西伯利亞一帶的實力，對於日本也是一種極有效力的牽制。日本若竟得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縱然該協定的內容是有限制的，日本暫時可不必顧慮到蘇聯軍力的牽制。而且這將協定，在精神上，對於中國的一般民衆，也是一種打擊。蘇聯是我們誠摯的友人，我們懇切盼望蘇聯當局決定國策之時，對於上述意見，予以友誼的考慮。



# 毒氣在今日戰爭中之估價

唐養愚

上次大戰時（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交戰國雙方都曾用過大量的毒氣，何以此次歐洲大戰，竟未聞有何方使用毒氣？一般人對此問題的答案，不出下列三種：

（甲）常德軍動員時希特勒曾宣稱，敵如不用毒氣攻他，他也不用毒氣攻人。

（乙）毒氣之製備，既或稍較普通兵器繁複，而能使用毒氣之化學兵種，亦須先受特別訓練。

（丙）飛機大砲之威力，足以攻堅摧銳殺敵致果而有餘，毒氣實無採用之必要。

甲種答案充分表示毒氣殺人之殘酷，即睥睨一世之希特勒，亦不能不以此而略動人道觀念。實則毒氣之可怕，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種殘酷。上次大戰之時，雙方總動員數為六千八百三十餘萬，傷亡總數為二千八百萬，死亡總數為八百三十二萬，其中受毒而未死者為一百二十萬，中毒而致死者為九萬一千，受傷於砲火刺刀而未死者為一千九百九十二萬，受傷於砲火刺刀而致死者為八百二十萬。某國砲火刺刀而致死者，竟佔受傷者百分之四十一，中毒致死者僅佔受傷者百分之一，可見毒氣殺人之效率，反不如砲火刺刀之甚。而且傷、毒氣者之治療較傷於砲火刺刀者為易，故有少數學者竟稱毒氣為文明武器，因其並不多事殺傷，而能摧毀敵之戰鬥力量。照此看來，這次歐戰之不用毒氣，必定另有原因。

乙種答案，若就中國情形而言，容或屬實，但不適於工業文明極端

發達諸國。毒氣的製造是與肥料大同小異。英德皆有許多大規模之肥料廠，製毒氣易如反掌。至於應用技術，亦屬訓練有素。可見他們非因製或應用上之有所困難而不採用。

丙種答案亦似是而非。飛機、砲之威力，誠有足多。然而作戰之兵器，多多益善，毒氣果能致敵死傷，何嘗不可用來縮短戰鬥時間？乃竟擯而不用，是必毒氣之本身與環境另有不適用處。茲請先言毒氣之本身：

毒氣是含有毒質空氣之簡稱。毒質的種類雖則很多，然適合於軍用條件者，為數有限。上次大戰時，化合物之被提出研究者，共約三千種，但討論結果，可供軍用者僅有三十餘種，後經戰地實施之經驗證明，可常用者僅十餘種，而效能卓著者又僅五六種。近年各專家依具有毒性之原子集團與化合物構造式而研究之，都發現更毒之毒物質之希望亦甚少。

現在舉世周知之毒氣，就其影響生理的方面來分類，常別為傷肺、糜爛、噴嚏、催淚及喉痛五類。傷肺類中之著名者為光氣與雙光氣。糜爛類中之著名者為芥毒與李維斯毒。噴嚏類中之著名者為氯化二苯胺與氯化二苯胺。催淚類中之著名者為氯、氯磺化氫、後者雖能直接毒害神經與心臟，然擴散甚易，稀釋後即經長一聞之呼吸，效力亦極微弱，故在下次大戰中，此類毒質未被採用。噴嚏類毒氣曾用過六千噸，然防護甚易，並無一人因此致死。喉痛類毒氣曾用過六千五百噸，傷亡兩萬人，平均每耗費六百五十磅，才有一人傷亡。糜爛劑用過一萬二千噸，傷亡四十萬人，平均每耗費六十磅，才有一人傷亡。傷肺劑用過十

高噸，傷亡八十七萬六千八百五十人，平均每耗彈二百三十磅，才有一人傷亡。

以上五類合計，平均每耗彈有殺傷力一百九十二磅可使一人傷亡。而火藥的傷亡率是平均每人約五百磅。兩者相較，毒氣似比火藥為低廉有效。然一檢查其死亡數目，知因受炮火而致死者，計佔傷亡人數百分之二十五·七八，因受毒氣而致死者，僅佔傷亡人數百分之二。且受傷之炮火者，縱然不死，亦多殘廢，戰鬥力完全消失；至受毒氣傷者，多則一週，少則一兩日，即可恢復其原有健康，重上前線。此類重上前線的榮譽傷兵，不但富于作戰經驗，而且復仇心切，莫不勇於殺敵。故就戰略上言，毒氣之應用，不假上算，這是此次歐戰不肯採用毒氣原因之一。

在下次大戰中之前兩年，雙方所用毒氣，屬於催淚性者為多，傷肺性者次之。其時防護方法，未臻完善，故有一次氣之吹放，能使萬人傷亡。其後防護面具再四改良，催淚傷肺之毒氣，可說是已無所施其技了，即能透過普通面具之噴嚏則毒質，亦有特種面具濾去了。其中比較難對付者，厥惟芥毒。聯盟國方面將士因芥毒而致傷亡者，較受其他毒氣而致傷亡者多至八倍。然需要發明之母，檢查芥毒之靈速試驗，既已發明，防護芥毒與消除芥毒之衣具方法，亦大有改進，

如在今日使用毒氣作戰，決非多大收效，這是此次歐戰不曾採用毒氣之另一原因。

有些人說：毒氣在現代戰爭中，既屬可以廢棄，何以敵人犯我仍在各戰場時利用之？我們的答案是：這是敵人的狡詐無聊，使用攻心戰術。他們欺我士兵多數缺乏毒氣知識，一聞放毒，心理上先感受了威脅，行動上即不免慌亂，甚至誤認敵人所放掩護退却之煙幕為毒氣。所幸抗戰已三四年頭，我前方士兵，毒氣之認識，以及防護方法之應用，業已逐漸熟習，預料此後我前線將士之因敵人放毒，上當者必能減至最低限度。又有人怕敵人或用飛機噴灑芥毒於我戰場及後方城市。我認爲敵人也不至於如此愚蠢，因爲芥毒的致死積是一千五百，即在每一立方公尺之空氣中，須含一又二分之一克芥毒，始爲呼吸一分鐘時間便可致死的濃度。據戰地試驗，每一立方公尺之空氣中，若含一克芥毒，則非呼吸其中過一小時，不爲不治。假定我們在地面上所呼吸之空氣是二公尺高，那末，每一平方公里之面積須佈芥毒兩千公斤之多，才能達到一小時致死的有效濃度。防地兵力，多屬分散，佈毒極難。至於後方城市中的人民，若聞敵人佈毒，則必不待呼吸一小時之久，便已疏散無餘。如果敵人真用飛機噴灑芥毒，無論在前方或後方，結果必定證明是種戰略上的失策和經濟上的浪費！

## 民治主義的危機 (上接第五頁)

促其南進而與美國開戰。在大西洋太平洋上同時觀看帝國主義大戰，豈不甚好！(十月九日飛慶大公報社評) 如果蘇聯真作此想，我倒不禁替它着急。原來所謂帝國主義者間之彼此互戰，在理論上說，似總有利於蘇聯，但在實際上則此項戰爭，加超過了相當限度，亦可轉而爲害於蘇聯。現在德日兩國所以求與蘇聯互不侵犯者，正因爲尚有英

美，尚有中國！萬一民主國家完全失敗，誰能担保德日兩國決不夾攻蘇聯？何況德日防共協定，始終存在，而未撤消呢！將來德日意三國如果勝利，藉口防共以攻蘇聯，那末，蘇聯亦將感到最大的威脅。這樣看來，現在的民主國家，固然是遭逢危機，然而蘇聯呢，似乎亦宜稍加警惕！

# 書報春秋

## 歐美名劇選

周駿章

方樂天輯 民國廿五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共十二册 合購定價十元 分購價目不等

這幾年以來，國內從事翻譯的人介紹歐美文學，固然有着很快的進步。十年以前，有人說沙士比亞在一月「公司」(應譯「劇團」或「戲班子」)裏演劇，又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譯「我的夫人尚未結婚」(應譯「女主人」)。這種粗製濫造的翻譯，現在幾乎絕跡。翻譯的人似乎已經不像昔日那樣漫無目標，東搬西弄，或從日文轉譯，以訛轉訛，而能直接作些有系統有計劃的介紹。例如歐美小說家和戲劇家的全集，或單獨作品，近來很有幾種中文譯本或節譯本出現，其譯文之忠實與註解之詳盡，都是很可誇獎的。此外爲了供給一般人的欣賞或自修起見，英漢對照的小說也紛紛問世。在這一批新書裏面，方樂天先生所輯「歐美名劇選」是值得特別介紹的。

本集共收戲劇十五篇，就作者十二人，分訂十二册；名家傑作，採選具見苦心。像這樣的抉擇戲劇，本來稍比介紹小說容易。例如英國小說家費爾丁的鉅著「湯姆遜斯」有一千餘頁，坊間對譯本只抽取了四十餘頁，東鱗西爪，情節

既不連貫，文字亦不銜接，然而戲劇則因篇幅較短，不難全部收入，讀者只靜坐片時，也可窺其全豹了。

去年所慶商務印書館所出翁輯「月明之夜」只有一本，售價實至法幣二十元，前在「歐美名劇選」中，此書定價僅有五角五分，即使加價十倍，取價還算低廉，這是應該附帶提及的。

方先生於每本戲劇之內，附有中文註解，證釋頗深字句，並以修辭學之眼光，指出文字條理和微妙優點，多數讀者諒必稱便。大體說來，這些註解都是可靠的。不過偶有數處，也許是註釋者一時疏誤。茲舉數例，以資商榷：

(一) 斯特林柏格「誰是父親」第六十四頁除長旁白，方註作「男子是白紙一般純潔」，誤。按斯特林柏格素來痛恨女人，而這一篇戲劇亦無異於滑稽的諷刺文。此劇大意謂：世界上只有母親自己知其所生子女爲誰之子女，做丈夫的却難自行斷定。有些男子自翻他們的子女聰明伶俐，其實他們何嘗知道這些子女是其太太與人通姦而生的呢！本劇中之隊長，昔時曾與

牧師之妻有染，所以他同牧師談到婚姻問題，暗嘲牧師之妻有過外遇，牧師氣煞怒色變。此處隊長旁白挖苦牧師，應當譯爲：「天呀，何以這個人和紙一般白！」

(二) 隊長接着說：從前有一個中尉，住在牧師的家裏，和牧師夫人發生曖昧關係。其實這個中尉就是現任隊長的自己。牧師聽到他說自己家庭裏面醜事，又見姦夫近在眼前，更覺得躁踏不安。於是隊長又說了一句旁白：「我真相信他也戴過綠帽子的！」此句方註作「他也驕傲起來了」，出入太大。戴綠帽子無可驕傲！原來英文中有一句成語，硬譯可作「所戴犄角」，義與中國話「戴綠帽子」異。關於此語來源，本有兩種傳說：一、犄角之稱，由於一隻鹿鹿可以佔據幾隻雌鹿，妻，如果他遇見了更強壯的雄鹿，大敗而逃，他，妻妾就要盡爲強者所奪。鹿有雙角，故姦婦之夫可謂頭上突生犄角。二、據英文新字典說：古時希臘之公廳，常在被刺去的雞冠之上戴著兩個犄角，其形如角。戴綠頭巾者與雞冠相似，所以有此雅言。

(三) 莫利愛「婚姻夢」第三頁中，也有一段說白，大意是說：「我幻想你的額角頭上，簡直表明戴犄角是婚姻中到不了「階梯」！此語辛辣已極，下文四、四四、五一、五二及五四等頁還有說明，均與此處掩映成趣。方註一編再誤，均未抓着癥處。

(四) 「婚姻夢」第二十七頁第十行有一句，大意是說「一個聰明的女人擅善於調情」。此處原文中有「play wits」一字，意爲「不正當的戲

愛」，方註「誰計多端」，未能盡達原義。

(五) 同劇作者傳略中曾提及莫利愛的一篇劇。直譯可作「可笑 假裝斯文的女人」；王丁一先年在莫利哀全集譯註「裝腔作勢的女子」，亦佳。方譯「珍貴的笑話」，誤。

(六) 莫利愛「傷君子」第一五一頁中有一句，註作「你可以把你那黑外衣脫下本刷刷灰吧！」按照原文，此句大意似「警官先生，你也許要在此處挨打哩！」直譯可作「你那件黑外衣也許要被人家在此好好一攆攆灰哩！」

(七) 翁賴爾「月明之夜」第二頁，密得勒開始用嘴磨吹哨，吹着：「呵，維利，再伴我作樂舞舞」。方註下加弧註曰：「密得勒所讀

的報紙一段新聞的題目」，可稱畫蛇添足。這明明是一個歌曲！

(八) 易卜生「國民公敵」第二二一頁底，市長對醫生說：「將來你就不想在城裏行醫了！」醫生答道：「讓魔鬼去行醫吧！」後面一句方註作「這種習慣真該死了」，誤。第二三五頁，醫生又說：「他們還想奪去我的生意哩！」方

註作「革除我習慣」，亦誤。

(九) 榮霍甫「海鷗」第九頁中談到法國小說家左拉，方註「俄國著名文學家」，誤。

(十) 萊爾「英雄兒女」第二十七頁有一人名前加德文「小姐」或「女士」稱號，方註譯音為「佛老年」，很像是開玩笑！

(十一) 薩馬德「皇后之丈夫」第一頁第四行中提及兩個理想國名，方註均作「威劇名」，誤。按美小說家馬卡強著戀愛小說「格勞斯塔克」(一九〇一年出版)，以格勞斯塔克為理想國；這篇小說會享盛名，所以一九〇四年有一種譯出版，名曰格勞斯塔克之柏威利。又英小說家霍甫在「偷達之囚犯」裏，以盧里坦尼亞為理想國，假定其在歐洲中部。

從十二本書裏，找出很少的幾個錯誤，原來算不了什麼；即使還有其他疏略之處，大概也情有可原。我願意推薦此書，因為它切實有用，優點佔十分之八九。但為嘉惠青年讀者計，希望再版時能加幾頁勘誤表。

### 校對

一本刊物到了讀者的手裏，首先引起注意的，是編排形式的是否美觀，這已成了一種普遍的心理。一本內容充實的刊物，如果對於編排形式，不十分講究，將會引起讀者的惡感，而喪失了它的價值。這好似商人對於商品在裝璜上尋求出路一樣的道理，雖然刊物不是商品可比，但審美觀念是現代人最重

要的一種心理，似無可疑。刊物編排的是否美觀，這是編輯的責任，也是校對的責任。普通辦刊物的，往往把編輯和校對分

為截然兩事；編者祇把文稿整理後發交印刷所就了事；校對的祇是依照原稿文字機械的校勘得一字無誤，口算其餘事。這樣的兩不接頭，在編排的形式上當然難求圓滿。據一外國記者說，一本刊物是否編得美觀，一半的責任應由校對來負的。因此最好的辦法，是當文稿整理就緒，而在印刷所排版的時候，編輯先生不妨屈尊一下擴充校對。如果編輯與校對兩部份工作，能夠打成一片，那末，標準的編排計劃，或許可以比較容易實現。(金粟)

## 雅舍小品

### 二 孩子 子佳

爾姆是終身未娶的，他沒有孩子，所以他有一篇「未婚者的怨言」放在他的「伊利亞隨筆」裏。他說孩子沒有什麼希奇，

等於陰溝裏的老鼠一樣，到處都有，所以有孩子的人不必在他面前炫耀。他的話無論是怎樣中肯，但在骨子裏有一點酸——葡萄酸。

我一向不信孩子是未來世界的主人翁，因為我親見孩子到處在做現在的主人翁。孩子活動的主要範圍是家庭，而現代家庭很少不是以孩子為中心的。一夫一妻不能成爲家，沒有孩子的家像是一株不結果實的樹，總缺點什麼；必定等到小寶貝呱呱墮地，家庭的柱石纔算安穩，男人開始做父親，女人開始做母親，大家纔算找到各自的崗位。我問過一個並非「神童」的孩子：「你媽媽是做什麼的？」他說：「給我縫衣的」。「你爸爸呢？」小寶貝翻翻白眼：「爸爸是看報的！」但是他隨即更正說：「給我揮揮筆的。」孩子的回答是對。媽媽全是在爲孩子服務。母親早晨喝稀飯，買雞蛋給孩子吃；父親早晨吃雞蛋，買魚肝油精給孩子吃。最好的東西都要獻呈給孩子，否則，做父母的心裏便起惶恐，像是做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一般。孩子的健康及其的舒適，成爲家庭一切設施的一個主要先決問題。這種風氣，自古已然，於今爲烈。

自有小家庭制以來，孩子的地位頓形提高。以前的「孝子」是孝順其父母之子，今之所謂「孝子」乃是孝順其孩子之父母。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敬孝他！

「孝子」之說，並不偏激。我看見過不少的孩子，鼓噪起來能像一營兵；動起武來能像械鬥；吃起東西來能像餓虎撲食；對於家長賓客有如生番；不如意時撒潑打滾有如羊癩；玩得高興時能把傢俱什物狼藉滿室。有時憤慨洗劫……

但「孝子」式的父母則具之泰然，視若無睹，頂多皺起眉頭，帶着不過三四秒鐘仍復堆下笑容，危及父母的生存和體面的時候，也許狠心咒罵幾聲，但那咒罵一大部份是哀怨乞憐的性質，其中也許帶一點威嚇，但那威嚇只能得到孩子的訓笑，因爲那威嚇是向來沒有兌現過的。「樊遲問孝，子曰：「無違」，今「孝」之說，凡與孩子的意志，爲父母者宜多方體貼，勿使稍受挫折。近代兒童教育心理學者又有「發展個性」之說，與「無違」之說正相符合。

德國之爾早已被人唾棄，以其不合兒童心理健康之故。我想起一個外國的故事：

一個母親帶孩子到百貨商店，經過玩具部看見一匹木馬，孩子一躍而上，前搖後擺，躊躇滿志，再也不會下來。那木馬本是出賃的，

是商店的陳設。店員們叫孩子下來，孩子不聽；母親叫他下來，加倍不聽；母親說帶他吃冰淇淋去，依然不聽；買朱古律糖去，格外不聽。任憑許下什麼願，總是這你一個不聽。

當時演成僵局，頓成膠着狀態。最後一位聰明的店員建議說：「我們何妨把百貨商店特聘的兒童心理學專家請來解圍呢？」眾謀食同，於是把一位天生成有教授面孔的專家從八層樓請了下來。專家問明原委，輕輕走到孩子身邊，附耳低聲說了一句話，那孩子便像觸電一般，滾鞍落馬，牽着母親的衣裾，倉皇遁去。事後有人問那專家到底對孩子說的是什麼話，那專家說：「我說的是：『你若不下馬，我打碎你的腦壳！』」

這專家真不愧爲專家，但是頗有不孝之嫌。這孩子假如平常受慣了不兌現的體罰，威嚇，則這專家亦將無所施其技了。約翰孫博士主張不嚴體罰，他以為體罰的妙處在於直截了當。然而約翰孫博士是十八世紀的人，不合時代潮流！

哈代有一首小詩，寫孩子初生，大定譽以珍珠寶貝，稍長則誇做玉樹瓊風，長成則誇非儂歹，終至於陳屍絞架。這老頭子未免過於悲觀。但是「幼有神童之譽，少懷大志，長而無聞，終乃與草木同朽」——這種是個可以普遍應用的公式。「小時聰明，小時未必了了」，究竟是否。然而爲父母者多屬樂觀。孩子能騎木馬，父母便幻想着他將來指揮十萬鐵騎之馬上；雄姿；孩子纔把一曲抗戰小歌吟得上口，父母便

幻想着他將來喚一聲彩聲雷時的光景；孩子偶然撥動算盤，父母在暗中揣想他將來或能掌握財政大權，同時兼營抄機買賣；……這種樂觀往往形諸言語，成爲炫耀，使旁觀者有說不出的感想。曾見一幅漫畫：一個小孩跪在他父親的膝前用他的玩具敲打他父親的頭，父親隨着眼在笑，那表情像是在責告「看！看我的孩子！多麼

活潑，多麼可愛！」旁邊坐着一位客人，裂着大嘴做傻笑狀，表示他在看着，而且感覺興趣。一幅畫的標題是：「演劇術」。一個客人看着別人家的孩子而能表示感覺興趣，這與確實需要良好的「演劇術」。爾姆顯然是不歡喜演這樣的戲。

孩子中之比較最蠢，最懶，最刁，最潑，最

# 閒話倫敦

## 介子

在中國抗戰發動了不久以後，倫敦市民爲着

標準而開的第一次講演大會，是在市中心的一個教堂內舉行，教堂的名字叫做「懷德非播道會」。在開會的前幾天，教堂門口就懸掛上各種大字標語，其中最醒目的便是「明日之倫敦或如今日之中國」。會期是在一個秋天的晚上，「素月流天」，空中只有一層淡薄的輕霧，這在英國算是少有的良夜。那晚出席的人特別踴躍，塔大的一個教堂，竟至座無隙地。講演的人，除張彭春先生和楊虎城外，英國人登壇的也很多，但最後發言而最有精彩的，是大名鼎鼎的拉斯基教授。他大聲疾呼地痛斥英國保守黨外交政策之錯誤，籲請人民起來督促政府積極援華，並對日本侵佔予以有效制止。否則，據他說，世界必然會陷入於大混亂。他的最後結語也是：

「明日之倫敦或如今日之中國」。果然，不到二年，他的預言竟都不幸而中，現在倫敦遭遇之慘，恐怕還是百倍於中國！

張伯倫老利之怕打仗，就是由於他怕一旦戰爭爆發以後，倫敦將要全部毀滅。所以他常常說：「未來大戰之結果，恐將無有勝者，雙方都是敗者」。然而希特勒不理他的警告，終究放起火來，而倫敦之劫難，遂致離迷！

在煙霧中，我覺得最可惋惜的是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築。說也奇怪，大不列顛雖然是個生產最早利用機械的老煙登國家，從十八世紀以來，向執世界工商業之牛耳，然而倫敦却仍是煤煙黑一團的古老都市，除了西部商業區有用鋼骨水泥新造的高樓大廈以外，大部分的建築還是十八十七世紀時代遺留下來的舊屋。如果你有一天從那舊城內銀行區出發，沿着泰晤士河緩緩散步，順便走過他們所最誇耀而又崇敬的「巴力門」去

曉，最弱，最不討人歡喜的，往往最得父母心鍾愛。此事似頗費解，其實我們應該記得「西遊記」中唐僧爲什麼偏愛喜豬八戒。

諺云：「樹大自直」，意思是說孩子不需管教，小時恣肆些，大了自然會好。可是椰樹的小樹，長大是否會直呢？我不敢說。

巡禮一番，你還可以看見幾個頭戴假髮，身披古袍的貴族們像演劇一般地在「紅院」內討論國是。出了巴力門，再走進對面一座大教堂，名稱叫做「回思德明斯道」的，你還可以儘量把專供國王加冕時坐而有六百多年長壽命的破椅子呢。沿着「懷德化大街」再走上去，中途還可遇見許多紅衣古裝騎馬執劍的騎士，好像是從廟裏走出的羅漢。轉入唐甫街十號前園，就可看到一所矮小而又陳舊的房屋，人家說這便是前朝官邸，你或有些將信將疑。當你感覺眩暈而還會寓，回想半日經歷，或者有些彷彿看了一幕古裝電影之感。經過了這幾個月的晝夜不息之火，後之赴倫敦者，恐怕是不容易再見這些他處所無的古董了。若連連爾文，詩德，迭更斯，和約翰生等許多歷史人物的故居也都化爲灰燼，不能保存，那末，好古成癖的英紳士將覺如何心痛！

在有些地方，英國人的保守似亦未免失之太過。例如不登電燈的建築，到現在還是有的，因：那些橋樑守舊，老頑固派，總覺得電燈不如臘燭古雅！如果你到牛津或劍橋去觀光，倘

若不是先有一個參觀大學的成見，你一定要懷疑

到誤入古廟。格林威池天文台在科學史上是何

等享有盛名的地方，然而當你走去看，會使你

表怎樣的驚異！幾間矮小的房屋，既狹隘又黑

暗，設備都是舊式的，最大的一個望遠鏡，據管

事人說：「這是八十年前的舊物！」當他說到

八十年時，他的兩道粗眉，當然是向上一聳。而

臉上的表情，也是神氣活現！在最近幾個月內

，這些地方，不知曾否被那戈林將軍的玩意兒光

顧。倘若不幸被炸，我倒要勸英國的朋友們不

必過於惋惜，因為天文台究竟不是博物院，陳列

古物似是不相宜的。至於那些並無美術價值

而又陳舊不堪的普通房屋，爲了居住者之舒適起

見，似亦本該拆了重建。

話得說回來，英國人這種頑固的守舊習慣，

中國人似也不配加以譏笑。他們據說是夷狄，

尙知尊重歷史，寶貴先人遺澤，而我們呢，一向

是以歷史悠久自誇，而且是以孝以百善之先，乃

竟專與過去作對，這才不易使人瞭解。洋文未

能讀過，先主張把所有的線裝書籍丟入毛廁裏去

；西學並未研習，先要打倒孔家店去推倒老二！

甚至於連一個小小的街路名稱，只要是我們那

些自命爲革命的地方官兒注意到了，他們就不會

管黃包車夫和綠衣便者的方便與否，急急忙忙地

掛起新鮮牌子，既不管這名字有過怎樣的歷史，

也不管那街坊住戶的情緒如何，好像市政建設之

程序必從更改街名開始。那是多麼的無聊，多

麼的單調！我倒覺得與其這樣亂翻花樣，不如學

學英國人好。

## 二

在晝夜不停的大轟炸中，那些常常擁擠着在

將旁草地上打滾的紅男綠女們，恐怕是要大大的

減少了。果爾則爲倫敦減色不少。一個初到

倫敦的東方人，尤其是禮貌觀念時在腦中作祟的

中國人，第一引起注意的，便是那些衣冠楚楚的

紳士，拖着年輕貌美的愛人，在路邊或公園草地

上作出種種使人難過的姿勢。如果是在禮拜六

或禮拜日的下午，天氣又是晴和，那更是洋洋大

觀，目不暇接。因爲地狹人稠之故，各對情侶

之間的距離往往不過數尺，親嘴之聲相聞，而彼

此心照，不相一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輩有焉，也可說是「禮失而求諸野」！如

果英國人也有中國人那樣的雅緻，每一地方都要

編些八景或十景之類來供文人欣賞。我想倫敦的

第一景，也許就是「草上春色」吧！然而這正

是人生，可惜希特勒是個非常不懂風趣的傢伙，

硬把一頓一頓的炸彈，晝夜不息地運到倫敦去幹

大殺風景之事。

## 三

「人是地的產兒」。地理氣候之影響，似

常爲一民族性格的決定因素。英國那種永久是

沈悶陰鬱的天氣，早造成了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深

沈強毅。他們的行動總是異常遲緩，遇事牢守

「等若青龍」原則。這次開始擴軍是從一九三

六年春天起的，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年底，許多

軍事工業的廠屋還是沒有築成，更談不到裝備

用，所以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捷克問題發生，準

備尚未充分，不得不在外交上鑄成彌天大錯——

簽訂慕尼黑協定。當時我曾親眼看見他們在倫

敦市內挖掘防空壕洞，依然不脫那種從容不迫的

紳士作風。但從那時以後，據說便着了急，而

其各種準備也就突飛猛進。現在她的空軍，居

然能與德國打個平手，加上海軍之助，竟使叱咤

風雲的希特勒和戈林將軍，眼望着寬僅二十二哩

的狹窄海峽徒喚奈何！盎格魯薩克遜族性格的

厲害就在這點：平常是不慌不忙，什麼事一漫不

在乎，一旦真幹起來，便是死不放鬆，不達目的

不止。即以那個常在中國報紙上見到的援華會

而言，最初僅有幾個人在那裏慘淡經營，後來組

織成功，活動力便很顯示聲色。他們不僅在平

時用盡各式各樣的方法來推動輿論，督促政府，

並爲中國捐了不少的款，就是到了英國已向德國

宣戰，倫敦及其他城市都被轟炸之後，工作也沒

有一刻停止，直到最近，我們還聽到他們爲了漢

羅路的開放問題，曾經發動了三十萬人來向政府

請願。這種臨大難而不改常態的風度，實在值

## 四

倫敦人士爲了援助中國而召開的各大捐款大

會，我曾參加過不少。每次看到他們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爭相恐後地從荷包裏掏出鎊票先令或便

士來向主席台上獻送，每一個列席的中國人不能

不受深深的感動。有時他們那種誠懇熱烈的表

情，會使人下幾點愉快的眼淚。尤其是見勞動



大眾，戴着領襟，透戴小帽，從幾十里外趕來捐款，你就不得不信人類的正義感和同情心是確在相互交流，不斷滋長的。儘管有人還在瘋狂地宣傳狹義的國家主義和狹義的種族主義，而大多數人的思想感情乃至生活，却是一步一步地走向大同主義，而欲變為「世界人」的。實際上，國際間人與人間和物與物間的聯帶關係，業已十分密切，遠遠地超過了一般人在主觀上的認識，正如國際專家馬達利亞斯所說：「人類已是一個世界單位的成員，雖則他們自己還未覺得」。

侵略主義者所播佈的障礙，終有被摧毀之一日，世界未來的文明，一定是向中山先生所倡的大同主義邁步前進的。

# 最後的補白

編者

戰時重慶印刷業，早已超過了它的負重能力。我們雖則想盡了方法來設計，費盡了苦心來校對，結果不免難對讀者，尤其她對作者，第一期固然如此，第二期恐亦如此。我們真得沒有法子！

辱承全國作家不棄，惠稿異常擁擠，擴充篇幅既非情勢所許，不得不將長稿縮短為幾篇，或在整理與校對之際，一再刪削，冀得讓出一頁兩頁地位，俾可多排一篇短文進去。我們雖竭全力以保留原意，然而文經刪改，常失固有韻味，我們爲了這點，謹向列位作者道歉。幸而截至現在，遭劫者皆文壇名將，他們的新舊作品多爲讀者素所稱許，苟有被刪削之處，讀者自易辨別，編者亦願負起全責。

本期第一篇是國立中央大學教授王季高先生所作「民主主義的危機」。他這一篇文章，不但說明「危機」之淵，而且指出了如何出險，可以當作二十年來國際關係史看。我們希望留心時事的人，看了一遍再看一遍。

獨立評論時代的老將王化成與張忠敏兩位先生，在無意中做了一項合作事業，替我們各寫一篇關於友邦外交政策之闡說。論誠意、美蘇兩國之對俄華抗日也許是一樣的，然論態度則似有些明晦之別。如果信賴蘇聯的朋友們覺得兩文語氣頗有差別，而感不安，我希望他們爲了組成蘇聯，趕快催促莫洛托夫同志發表一篇類似諾克斯式的強硬宣言，指斥暴日。「塔斯社奉命闢謠」太過極，深恐國內幕者外，大家都以莫測高深爲憾。蘇聯是個工業國家，似應學習美國政客，「捲起襯衫袖子」來做人人懂得的姿勢，用不到學英國紳士那樣城府深嚴的文雅態度！

國立編譯館唐仰武先生所作「毒氣在今日戰爭中之估價」一文，確屬值得一看。要是不看的話，我們委實無法解答希特勒於實施閃電戰術之際，爲什麼不用毒氣。毒氣只是一種「文明武器」。你覺得奇不奇？千條國際公法之效力抵不上一個防毒面具，所以科學家的權威永爲法律家所望塵莫及！

唐先生的同事周駿章先生也是一位雪中送炭的朋友，他和陳之邁先生採取平行政策，可是他的掛號信是隨郵政運船而沉沒了，江神便得先驅之快，該謝炸彈！這寫書評是重抄補寄的，也怪打破了一種紀錄。

子佳先生還寫「孩子」，寫得異常精美，凡孝其子或其女，父母，都應細心閱讀一遍；深自警惕。我在上期補白裏面，曾說「文藝寫作非其所長」一語，尚不忙撤回，因爲我怕他或難免虎頭蛇尾之說。

「聞話倫敦」是篇遲到的海外通信，作者當然是個留英學生。本期未接讀者來函，姑以此代通訊，編者認爲十分榮幸。

末了，我們願向讀者聲明本刊封面所登「嚴防敵人盜竊」一文之作者，吳景超先生，因爲他的文章排上嫌疑地位，很易使人誤認他是本刊編者之一，而實不然，雖則吳先生在編輯方面曾經有過異常豐富的經驗，而我們也極希望與吳先生共事之榮幸。吳先生這篇短小精悍的作品，在我們的一稿登記簿上，列入天字第一號，上期未能刊出，編者殊覺抱歉，這次請他做個筆端之首，於心稍安。吳先生住在何處？你們猜得看！上期子佳先生盡力描寫的「雅舍」，聽說是離吳寓不遠。